



联合国



Distr.
GENERAL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E/CN.4/1982/26
8 March 198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委员会
第三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 12

在世界任何地区，特别是在殖民地和其他未独立国家和领土
侵害人权和基本自由的问题

萨尔瓦多的人权问题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 1982 年 3 月 8 日
给人权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的信函

鉴于我曾在 1982 年 3 月 8 日第 51 次会议上说过，美国代表团为节省委员会的时间，决定不在该次会议上就萨尔瓦多问题发言。

为此，谨请将本信函所附的声明作为正式文件散发给委员会，供其审议议程项目 12 时参考。

美利坚合众国
出席人权委员会代表
迈克尔·诺瓦克（签字）

附 件

美利坚合众国出席人权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代表

迈克尔·诺瓦克关于萨尔瓦多局势的声明

项目 12，萨尔瓦多

1982年3月8日

主席先生，1980年12月，主要得到古巴、尼加拉瓜和其他苏联附庸国的训练、供应和支持的萨尔瓦多游击队宣布了一个“最后攻势”，想造成既成事实，让1981年1月20日就职的新当选的美国总统来应付。没有一届美国政府在其执政之初或在其执政的其他时候愿意被迫面临这样一种威胁。然而，主席先生，正如肯尼迪总统曾经对被包围的西柏林人民说过的那样，世事是不公平的。挑战来自的方向并不是人们所希望的，而是现实生活所决定的。

在1980年12月之前的十八个月内，吉米·卡特总统的美国政府以该令人悲哀地叫作“救世主”的可怜国家中出现侵犯人权的情况为理由，而停止对萨尔瓦多的一切致命武器供应。在“最后攻势”失败之后，卡特总统改变了政策，准许提供适当的军事援助，以补充萨尔瓦多军队因还击游击队的进攻而用掉的军火库存。

主席先生，游击队的“最后攻势”不仅于1981年1月失败了，而且还因蛮横地把暴力针对无辜的平民而严重地失去萨尔瓦多的民心。里维拉—达马斯主教在一次重要的布道中——萨尔瓦多同波兰一样，是一个主要信奉天主教的国家——敦促他的信徒们避开暴力的道路，不管这种暴力是右还是左，回到安定、和平改革、民主、以及适当的法治的道路上。自1932年以来，萨尔瓦多曾经有过37个不同的政府，其中许多政府是通过政变上台的，制订过四部不同的宪法。主席先生，这个国家一直不是民治的。六十年来一直是受枪杆子统治的。这种可怕的制度是必须推翻的。必须建立法治。只有广大的萨尔瓦多公民拒绝枪杆子统治、要求民治，方能建立此种法治。

主席先生，那些批评美国1980年年底以后对萨尔瓦多的政策的人通常认为，在萨尔瓦多只有两个有关的派别：一个是凶恶的右翼，一个是由马列主义者（提供大部分武器、金钱、战地通讯和国际公共关系）和理想主义者组成的武装游击队。主席先生，这种分析显然是不符事实的。

把银行收归国有的不是凶恶的右翼政府。这个政府试图实行拉丁美洲从未实行过的雄心最大的土改计划，这是一个先是没收所有超过500公顷的农场，然后在这些农场上劳动过的农民建立合作社的分三个阶段进行的计划。为数很多的银行家和大地主逃离了自己的国家。1979年10月以后，由于侵害人权的行为，强

令一千多名国家卫队和其他治安部队的成员退役的，也不是凶恶的右翼政府。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订于今年3月28日举办选举的，也不是凶恶的右翼政府。主席先生，作了这一切事情的党派绝不是右翼独裁政府，而是在基督教民主国际主席领导下的联合军政府，而这个主席是一位曾经因个人的信仰遭受过酷刑的人，一位曾于1972年被不公平地剥夺了真正通过选举当选为萨尔瓦多总统的权利的人，这个人就是何塞·纳波莱昂·杜阿尔特，上述事情就是他和他的同僚作的。

主席先生，美国政府认为，关于萨尔瓦多只有两个派别的分析是错误的。萨尔瓦多存在三个派别，其中有两个较小，一个较大。问题在于那两个较小的派别，一个极右，一个极左，控制了大部分枪杆子，大多数暴力行为就是他们干的。那个拒绝接受凶恶的右派和凶恶的左派的最大的派别没有多少武装，也没有它必须有的好的组织。但是，毫无疑问，广大的萨尔瓦多人民是心向这一派的。

主席先生，萨尔瓦多的确存在一个凶恶的右翼。美国政府及其人民憎恶这一派的侵害人权的行爲。萨尔瓦多也同时存在一个企图以枪杆子夺取政权的凶恶左翼。美国政府及其人民同样憎恨这一派的侵害人权的行爲。

主席先生，关于萨尔瓦多境内侵害人权行为数目的多寡，是没有什么可争执的。不管数目算得如何精确——不管是经过仔细核实还是只要提出指控就计算在内——问题的实质并没有改变。不管在可恶的大屠杀中每周死去的萨尔瓦多人是100个还是200个，问题的实质并没有改变。即是每周有一人因这种情况死去，也是一种暴行。任何人都绝不应该死于此种侵害人权的行爲。

至于在数目上谁的罪行较大，也没有什么好争执的。几乎大家都认为，看来，大多数的杀人事件是由右翼行刑队、准军事部队、其他有时候同治安部队直接或间接有关的人干的。同样，游击队也曾公开宣称在1981年6月30日至12月31日之间杀死了二千多平民。不管谁杀的人较多，双方都已杀太多了。

主席先生，向维持五千名士兵在山中打游击队的武装匪帮投降的作法并不是一种解决六十年来萨尔瓦多政治困境的办法。枪杆子统治在萨尔瓦多不算是新的革命。它只是一种司空见惯的肮脏勾当，不管是象过去一样由世代结仇的寡头统治者支持，或象目前一样得到苏联代理人古巴和尼加拉瓜的支持，都是如此。

为此，主席先生，美国国会要求每隔六个月，即需对萨尔瓦多在民主化、切实的法律改革和法治方面的进展加以证实，否则，美国不得继续提供经济或军事援助。在萨尔瓦多必须形成民主中间派，它必须制止右翼和左翼的暴力行为，必须尊重萨尔瓦多每一公民的人权。否则，根据我国法律，美国只有撤离，别无其他选择。

在萨尔瓦多的残酷环境下，主席先生，此类进展必然是缓慢的。右翼和左翼，奇怪地出于相同动机，都在阻挠此类进展。连怀疑同情对方的公民，也惨遭谋杀。屠杀无止境。此外，游击队眼见无法以武力战胜政府军，即如萨尔瓦多 Aparicio 主教亲口对我讲的那样，采取了“焦土”政策，决心摧毁和破坏他们无法在战场上赢得的东西。

主席先生，问题在于萨尔瓦多的游击队和类似时期邻国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不同。在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声势越来越大，教会支持他们，商界也支持他们。而在萨尔瓦多，情况恰恰相反，据游击队自己透露，1982年，他们的力量仍然同18个月之前一样——5,000名武装士兵和大约15,000名地下支持者。我们的情报证实了这个数字。游击队没有扩大。他们无力再召集群众集会，或举行全国罢工。他们对自己的同胞倒行逆施，已经同使人又憎又怕的极右派一样不齿于人民。此外，由于尼加拉瓜的自由局面每况愈下，米斯基托印地安人、天主教会、日常自由、真正的多党执政原则、自由选举等都受到侵犯，所有这一切，已经玷污了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理想。所以，萨尔瓦多人民再不相信尼加拉瓜人民一度相信过的信念：一个金钱、武器和通讯设备全部控制在外国支持的马列主义少数派手中的“人民阵线”，能够遵守他们许下的诺言。萨尔瓦多鄙视右派，他们也同样鄙视左派。

主席先生，这就是3月28日选举的重要性所在。选举是决定性的。不错，左派拒绝提名候选人，正象1960年代初期委内瑞拉的情况一样，当时，那里的左派武装力量也曾拒绝在那次多灾多难的选举中提名候选人。然而，随后在委内瑞拉那一时期的历次选举中，越来越多的游击队放下了武器。他们看到他们可以通过选票公平分享用枪杆子打不来的权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游击队烟消云散了。

主席先生，我们希望在萨尔瓦多，就象在三十年前的委内瑞拉一样，民主将冲破只会毁灭一切的战火而诞生，而且，它将象在委内瑞拉一样，也在萨尔瓦多开花结果。

当然，3月28日的选举对左派还不能说是决定性的。但下次选举，或者再下一次选举，当他们投出选票，而不再投出手榴弹时，可能就是决定性的了。

不过，对中间派和右派来说，选举将具有决定性意义。我国政府不能，也不会在这场选举中偏袒一方。但完全可以想象，萨尔瓦多人民3月28日的意愿将确定两件事情：第一，究竟有多少公民敢于冒着可以说是战争风险来表明他们要选票，不要手榴弹的决心；第二，新的国民代表大会中中间派和右派的力量对比。此时此刻，杜阿尔特总统和他的政党的胜利是对世界的一种启示，但如果一个同军队关系密切的政党胜利的话，那将是另一种启示了。所以目前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

无怪 Rivera y Damas 主教一次又一次地祈求他的人民参加选举，以此作为逃脱战乱的一线生机。

主席先生，3月28日之后，萨尔瓦多将着手组织新的政府，它的权力是被治理者给予的。人民赋予了政府合法性，它将从此开始合法存在。

然而，谁也不应抱有幻想。当今世界，合法性既不是来自权力，甚至也不是来自民众的支持。归根结底，任何政府，只有尊重那些自由表示拥护政府的人的人权，才是合法的；他们所以拥护政府，只不过希望政府反过来保护其基本权利。萨尔瓦多的新政府是否合法，要看它是否尊重把它推选出来的那些人的人权。它必须制止暴力行为，包括本身治安防卫部队和左派力量的暴力。

主席先生，对萨尔瓦多，我国政府寄托了它对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一样的期望，也就是建立一个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萨尔瓦多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政府。它的诞生，在萨尔瓦多和肃杀气氛下，已经是一个旷日持久的、痛苦的、血淋淋的过程。除非实现民主治理，并尊重每个公民的人权，否则，任何后果对这场付出了可怕代价的动乱来说都是得不偿失的。主席先生，这就是我们在萨尔瓦多的目标，同我们在波兰、在南非、在拉脱维亚、在立陶宛和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的目标毫无二致。这些目标不是垂手可得的，但正是这些目标构成了人类历史的根本动力，激励着每一个人为自由和自治而奋斗。

正如亚伯拉罕·林肯在高底斯堡墓地上就当时为止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一场战斗所讲过的：我们正在检验人人生而平等这个原则。我们正在检验我们根据这一原则创立并奉此原则为理想的又一个国家，是否不仅能够建成，而且能够持久存在。

主席先生，我们知道我们在萨尔瓦多可能失败。但对自由事业来说，暂时的失败决不意味着永远的失败。虚假的革命从不信守诺言。自由精神甚至就在暴政的心腹中鼓荡，它必将取得最后胜利。

×× ×× ×× ×× ××